

略論六大緣起與無盡緣起

◎郭明靜

中國佛教在教理上，華嚴宗的論理可說是已達到了極致。不過這是顯宗的見地。大乘佛教有二宗、一顯一密。密宗在見地上也是非常玄妙的。它以六大緣起義為理論基礎，同時也是其實證究竟圓滿的果地境界。本文試圖對華嚴宗的無盡緣起義與密宗的六大緣起作一略疏，從而證明顯密在終極理地上是圓融無礙的。

所謂無盡緣起，就是講宗門的理與事，事事無礙，重重無盡，相即相入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法法相因，如帝羅網，互攝無盡，故名曰無盡緣起，也可稱為事事無礙法界。這是一種整體性圓融觀，是絕對自在的境界。華嚴宗認為這就是佛的果地境界和法界如實體性。因此，無盡緣起也可稱為法界緣起，法界者，總相也，即大全宇宙之整體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華嚴宗的無盡緣起境界確實達到言表之極處，無可再加別義也。

所謂六大緣起，就是講宇宙萬物、人類眾生皆依六大為其法體，由六大而生起，故曰六大緣起。六大指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、空大、識大。六大有二別，一是法爾六大，二是隨緣六大。六大體性周遍法界，法爾者自然本有之義，隨緣者應機緣而有之義。本有是體，隨緣是用，用必歸體，體用不二，互依成有。

緣起義本為佛教之思想特色，小乘講業感緣起與受用緣起，大乘講性空緣起、阿賴耶識緣起、如來藏緣起，幾乎都以緣起義為理論核心。然而緣起義的理解與詮釋的範圍則各有層次不同。所謂業感緣起，就是講十二因緣，講三世兩重因果關係，是人生的業力招感的人生流轉與還滅的法相。它局限於人生。所謂受用緣起，就是講五蘊、十八界、十二處等三科之法，是以主客觀相對關係之法相而說的，它也局限於人生。十二因緣法是從縱向講，三科法則是從橫向講。通達此二法相，可以證得人空，故為小乘之法。所謂性空緣起，就是大乘般若經類所詮釋的教理，它以一切法畢竟空為究竟。這裡所觀一切法，皆在第六識範圍。其能觀智是妙觀察智範疇。這屬於理論法義，故為文字般若，其破執是破分別之我法二執，即遍計所執性。性空緣起是講：緣起即是性空，性空即是緣起，緣起是俗諦，性空是真諦，真俗不二是為中道實相諦理。《心經》云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即是此義。

所謂阿賴耶識緣起，就是講一切法皆依根本藏識而生起，故名唯識緣起，阿賴耶識即含藏識。此識是各個有情本有的心識。所以阿賴耶識緣起論是在主體上講一切法皆歸於識，一切法唯識而現，此唯識義是轉依安立，可以轉八識成四智，成就菩提與涅槃二殊勝果。所謂如來藏緣起，就是講一切法皆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

所生，《勝鬘經》云：「如來藏，是依是持是建立。」可見如來藏是一切法的本源。中國佛教天台宗講性具義，華嚴宗講性起義，禪宗講性覺義，這裡的性就是如來藏性。禪宗六祖慧能在《壇經》中云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。」這裡的自性就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體。自性就是真如法性，它有體相用。其體者，大全總相，包羅一切，故可稱為性具。其相者，事事無礙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性體不變，隨緣而起，故名性起，與體相不一不異。其用者，妙通圓融，覺即性用，性即覺體，故名性覺。性具、性起與性覺，其體是一，但從用上講，可以畫分為三大類：體大，相大，用大。佛教的緣起義到了如來藏緣起義時，可謂達到了頂峰。這是因為如來藏體就是法界大全之體。華嚴宗講緣起，也是基於如來藏緣起的，它的法界緣起，就是在用的自在義（即無差別性）上詳細廣釋。所謂無盡緣起，就是事事無礙，萬法平等自在。

密宗的六大緣起義也是屬於如來藏緣起義範疇，它闡釋法體自然固有的法性之周遍性，揭示隨緣萬法的本因起源，同時闡明因因互具緣起。隨緣六大是從用上講，法爾六大則是從體上講。體與用，不即不離，法界緣起義與六大緣起義在本質上是一回事，只是闡釋的方法不同而已。從修證維度上講六大緣起義，有直接性操作作用，而「事事無礙的無盡緣起」則尚屬於理觀之境。何時證知在修證維度上有差別？這個問題，只要我們稍微了解華嚴宗教義和密宗義即可明了。華嚴宗在修證方法主要有著名的華嚴法界觀門，其門共分三觀：一是真空絕相觀，二是事理無礙觀，三是事事無礙觀。這三觀境界層次次第井然，可謂極高極妙，但是這重於心識觀行，於身業三摩地法少有論及。然而，密宗則比較豐富，它講體相用合一。所謂體者，六大緣起義也；所謂相者，四曼義也；所謂用者，三密義也。四曼者，一是大曼陀羅，二是三昧耶曼陀羅，三是法曼陀羅，四是羯摩曼陀羅。四曼是法界體性之相，四曼表萬法之德。三密者，一身密，二語密，三意密，這是法體之用。密宗把六大、四曼、三密統一起來，在修證方面有諸多方便，因此，它是即事顯理，即用歸體，由相入性，故密宗主張即身成佛是有其道理的。體相用法無不周遍，無不含攝，是故法界一色一香無非法身，一切現成，當相即道，只要三密與佛相應，即入佛界大總持陀羅尼法門。因此，即身成佛義是完全符合六大緣起義的，可以說，即身成佛義是六大緣起義的必然結果。當然《華嚴經》的無盡緣起也是可以達致現生成就的，但是，它有根基限制。如《三經圓融觀門》中云：「若與心能了，則念念因圓，念念果滿。」〈出現品〉云：「菩薩應知自心，念念常有佛成正覺故，而即一之異，不礙外觀勿滯言說，若與此觀相應，則觸目對境，常見三經及十方諸菩薩，一即一切故，心境無二故。依此修行，一生不克，三生必圓矣。」這等觀行之力，非小器者可為也，然密宗則是普門大法，三根全收，其理由是：但行者三密相應，即得自他合一，即入四曼六大法界體相之中。這是一切平等法界，一真一切真，萬法自如如。就境界之理性而論，顯教也可說十分圓滿，但是在行持上，僅有系統傳承之三摩地方法，因而，於行上尚

不可稱為具圓之行也。顯教之理，圓在攝用歸體，體本無差；密宗之理，妙在從體起用，用用有體，故六大各有根性，性性周遍，實為一元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古德判華嚴為顯圓理圓或理密，是有深刻道理的，如《金剛頂宗發菩提心論》云：「三摩地為戒，乃至成佛，無時暫忘。唯真言法中，即身成佛故，是說三摩地法。於諸教中，闕而不書，一者行愿，二者勝義，三者三摩地。」由此可見，確實如此。

再者，密教於理與華嚴境界完全相同，這從無盡緣起義即可看出與六大緣起義的共同本質，但在事相的行持上，密宗的「菩提心為因，大悲為根本，方便為究竟」的三金剛句，確實把真實與方便統一起來，可謂全權即實的修法。另外華嚴三經，毘盧遮那佛、文殊、普賢二菩薩，也是密宗的本尊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顯與密是同源的，顯密是一體的，顯是密的基礎，密是顯的頂峰，顯與密必須結合起來，這樣最上乘法才能起到如實作用。佛教是圓融法門，是不二的法門，所以，顯與密畫分是從方便上建立的。但是，我們也要看到顯的外在性與密的內在性之差異，從六大緣起義與無盡緣起義的詮釋方向上，也可以證明出這一點。

